

欧洲
民间
童话
形式
与
本质

D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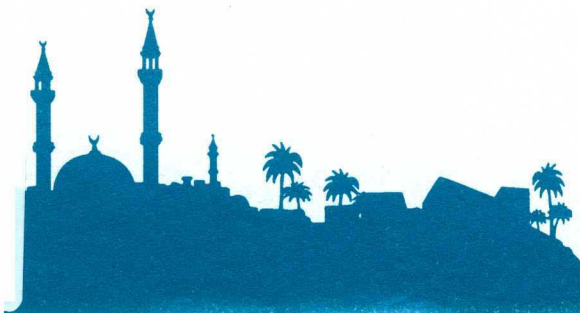
europäische

Volkserzählungen

Form und

Wesen

[瑞士] 麦克斯·吕蒂 著 户晓辉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欧洲民间故事形式与本质

〔瑞士〕麦克斯·吕蒂著 户晓辉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 / (瑞士) 麦克斯·吕蒂著；户晓辉译.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11

书名原文：Das Europäische Volksmärchen Form und Wesen

ISBN 978-7-5545-4734-2

I. ①欧… II. ①麦… ②户… III. ①童话-文学研究-欧洲 IV. ①I50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2757号

Max Lüthi (2005), Das Europäische Volksmärchen. Form und Wesen, 11th edition.

冀图登字：03-2018-190

书 名 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

作 者 麦克斯·吕蒂 (瑞士)

译 者 户晓辉

策 划 王斌贤

责任编辑 马海霞

封面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4734-2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首次出版于1947年。1960年，它作为达尔普袖珍本出版时，作者对“童话^①研究”那一章做了扩充。第3版（1968年）增加了一个内容索引，第4版（1974年，第一次作为大学袖珍本出版）增加了对弗拉迪米尔·普罗普的结构主义童话研究的阐述。从那以来，本书一直没有做实际的改动。在我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本书是奠基性的著作，是与普罗普的结构分析对立的一种风格分析。它可以由以下几本书来加以补充：弗兰克出版社出版的两本论文集《民间童话与民间传说：叙事文学作品的两种基本形式》（*Volksmärchen und Volkssage. Zwei Grundformen erzählender*

① 汉语字典一般把“童话”解释为“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编写的适合于儿童欣赏的故事”。但在德语传统中，“童话”（*Märchen*）一般指“没有空间和时间约束的幻想叙事，其中扬弃了自然规律而让奇迹占据支配地位”（*phantasievolle Erzählung ohne räuml. u. zeitl. Bindung, in der die Naturgesetze aufgehoben sind u. das Wunder vorherrscht*），参见 Gerhard Wahrig (Hg.), *dtv -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S. 523；吕蒂讨论的“童话”，不仅不限于为儿童创作，更不仅仅是儿童文学，而是对成年人甚至整个人类都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一种叙事体裁，与汉语“童话”的字典意义有本质不同。吕蒂在书中对童话的分析也有助于全面颠覆把童话视为儿童文学的流俗理解。——译注

Dichtung, 1961年, 1975年第3版)和《民间文学与高雅文学——人的形象、主题学、形式冲动》(*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1970年)以及1975年在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作为文学作品的民间童话——美学与人类学》(*Das Volksmärchen als Dichtung - Ästhetik und Anthropologie*)。最后提到的这本书研究了童话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特殊方面, 包括美在童话中的作用, 艺术的节约和浪费, 贯穿童话始终的讽刺和反讽, 还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母题和特征。论文集里还评价了另外一些方面(前者包含童话与传说的比较, 对野葛芭童话的研究, 对童话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作用的回顾, 后者研究的问题包括: 束缚和自由在童话中的相互制约, 家庭与自然的意义, 年老体弱的人与残疾人的作用, 以及对特定叙事目标和“目的形式”的追求)。

目前这个第7版与第4版到第6版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异。《欧洲民间童话》1969年被译成日语, 1979年被译成意大利语, 1981年被译成英语, 它的描述自成一体, 不应再作改动。谁要寻求更广泛的书目、研究史和专业方面的说明, 可以参见我的梅策勒版小书《童话》(1962年第1版, 1979年第7版), 该书每版都有扩充和增补, 而凡登豪克版的两本小书《从前》(*Es war einmal*, 1962年, 1977年第5版)^①和《他们如今仍然活着》(*So leben sie noch heute*,

^① 该书有汉译本, 参见[瑞士]麦克斯·吕蒂《童话的魅力》, 张田英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年。——译注

1969年，1976年第2版)基本上一直没有改动，它们更加通俗易懂，而且尤其对特定的童话和童话类型做了单独的解释。

麦克斯·吕蒂

1981年夏于苏黎世

目 录

前言 / 001

引论 / 001

一维性 / 008

（与神秘物的关系）

平面性 / 017

对各种物、物体、性质、内在世界、周围世界、关系和时间的展示。

抽象风格 / 035

人物的形态：轮廓、题材、颜色。情节的素描。惯用语。
极端。禁令、条件、奇迹。

孤立与联结一切 / 057

童话的决定性本质特征。人物、情节线索、插入情节的孤

立化。语词重复。潜在地联结一切。“偶然”。礼物、奇迹、钝母题。童话主人公。

升华与含世界性/100

母题的升华。魔法物、神话物、神秘物、仪式；色情的和世俗的题材。世界内容的普遍性和再现。

童话的功能与意义/123

作为叙事的童话。其他民间叙事形式的本质与功能。“愿望诗”，应然诗、实然诗。象征。可解释性。趋向笑谈。作为目的形式的童话。形成的时间。形成的可能性，生活的可能性（童话的塑造者与童话的承载者）。风格的纯正性与风格的非纯正性。未来的意味。

童话研究/ 163

体裁与个人叙事。书面童话与民间童话。我们时代文学的、心理学的、民俗学的童话研究。

结构主义的童话研究（对普罗普的成就的评价）/ 193

童话现象学：苦心孤诣谁愿识？——译后记/ 207

引 论

欧洲民间童话具有一种奇特的影响力。不仅一代一代的儿童感受到它的威力，而且成年人也一再感受到它的魔力。自从夏尔·佩罗^①在1696—1697年使民间童话能够进入文学殿堂以来，这种新形式的魅力就紧紧吸引住了诗人、读者和研究者。他们立刻受到彬彬有礼的和道德化的法国文学作品的感染，并且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创作童话。德国洛可可时期^②的著作家们锲而不舍地抓住了他们得到的启发：穆索斯^③出版了他的“民间童话”，维兰德^④写了童话史诗。在后来的古典时期，歌德用可以让人感觉到的欢欣

① 夏尔·佩罗 (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法国诗人、童话作家，法兰西学院重要成员之一，在“古今之争”中持厚今派观点，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发表了包括《灰姑娘》《小红帽》《小拇指》《蓝胡子》在内的11个童话，有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等。——译注

② 洛可可时期 (Rokoko)，指继巴洛克之后，欧洲18世纪以矫揉造作、纤巧、华丽或烦琐为特征的建筑和艺术风格。——译注

③ 穆索斯 (Johann Karl August Musäus, 1735—1787)，德国讽刺作家、神话故事作家，著有5卷本《德国人的民间故事》(1782—1786)。——译注

④ 维兰德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德国作家，著有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及其他传说故事的童话故事集《奥伯龙》(1780)。——译注

创作了梦幻般的童话诗。对浪漫派而言，童话完全成为“诗的典范”。诺瓦利斯^①说，“一切诗性的东西必定是童话般的。我相信我用童话才能最好地表达我的心情。一切都是童话。”^②

我们把浪漫派对童话的深爱归功于格林兄弟的收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出版于1812年和1815年。从此以后，一种波及面越来越广的收集活动将欧洲和世界的无数民间童话披露出来。许多科学家从事的紧迫的研究工作，都在考察民间童话的结构、历史和传播方式。关于民间童话的起源问题，总是被重新提出。但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各种假说相互抵牾。格林童话如今是人手一册，但同样由格林兄弟编的传说集，在公共场合却鲜为人知。

童话与民歌相似，流传于民间而且是匿名的。尽管民歌研究也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但对于自己要考察的构成物的变化过程和本质，它看得远比童话研究清楚。关于如今的活态童话的基础形式已经有了几千年还是只有几百年，童话研究者们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的看法。这就让人觉得童话的内容甚至比民歌的内容更加神秘莫测。人们想在童

① 诺瓦利斯 (Novalis, 1772—1801)，原名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尔德·封·哈登贝格，德国诗人。——译注

② 米诺尔 (J. Minor) 编《诺瓦利斯著作集》(Novalis' Schriften)，Jena 1923，第3卷，第4页 (第6条)，第327页 (第919条)。

话的“彼岸^①母题”中直截了当地看出它的“真正内容”^②。冯·西多^③把印欧语系的童话称为“幻想童话”^④。马肯森、波伊克特、梅纳尔的勒维斯^⑤以及其他一些人，把“魔法童话”说成“民间童话最完整的和最纯粹的形式”^⑥。它是“最根本意义上的童话”^⑦。“童话内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神奇之物的交织”^⑧。然而，童话散发出来的奇特魔力并不

① 原文为：Jenseits，指与 Diesseits 相对的世界，既包括“天国（堂）”，也包括“来世”和中国人所谓的“阴间”之义，张田英在〔瑞士〕麦克斯·吕蒂《童话的魅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中把这个词译为“天国”；为了突出这个词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它的全面含义，本书将它译为“彼岸（世界）”，而将 Diesseits 译为“此岸（世界）”。——译注

② 瓦尔特·贝伦德松（Walter Berendsohn）：《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中的民间讲述者艺术的基本形式》（*Grundformen volkstümlicher Erzählerkunst in den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Hamburg 1921，1968年，第35页。参见本译本第115页注释①和第119页注释②。

③ 冯·西多（Carl Wilhelm Von Sydow，1878—1952），瑞典民俗学家和文学学者，以研究民间叙事和民间信仰并试图建立民俗学的国际术语而著称。——译注

④ 冯·西多：《散文体民间文学作品的范畴：约翰·迈埃尔纪念文集（〈民俗学的礼物〉）》〔*Kategorie der Prosa-Volksdichtung, Festschrift für John Meier*（《Volkskundliche Gaben》）〕，Berlin und Leipzig 1934，第257—258页。参见本译本第103页注释①。

⑤ 梅纳尔的勒维斯（Löwis of Menar，1881—1930），德国童话和传说研究者，祖籍是苏格兰，1912年在柏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德国和俄国童话中的主人公》。——译注

⑥ 卢茨·马肯森（Lutz Mackensen）：《德语民间童话》（*Das Deutsche Volksmärchen*），见佩斯勒（Peßler）编《德语民俗学手册》（*Handbuch der deutschen Volkskunde*），Potsdam，无出版年代，第2卷，第317页；参见波伊克特（W. E. Peuckert）《童话、传说、笑谈和谜语中的德国民间习俗》（*Deutsches Volkstum in Märchen und Sage, Schwank und Rätsel*），Berlin 1938，第11页。

⑦ 马肯森，引文出自佩斯勒编的《德语民俗学手册》，第306页。

⑧ 梅纳尔的勒维斯：《俄罗斯民间童话》（*Russische Volksmärchen*），见《世界文学的童话》（*Märchen der Weltliteratur*），Jena 1927，第X页。

源于彼岸母题。传说与圣徒传说^①也讲述奇迹、魔术和彼岸的神灵。它们甚至远比童话更加专门地追求这些东西。奇迹是圣徒传说的核心；它的整个意志的目标就是说明奇迹；miraculum^②这个专业术语与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传说中，受到偏爱的对象是“完全的他者”^③。“传说指向人与某种超现实之物的关系。”^④“它想对生命的魔幻基础加以提示，对陌生的敌对势力发出告诫，并且千方百计地使听

① *Legend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 *legere*，意思是“阅读”，它的中性复数动名词形式 *legenda* 意思是“可阅读的东西”。这个词与英语 *legend* 的意思有很大差别。在德语传统中，*Legende* 这个词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典型的基督教观念，它指“为了教诲共同体而讲述的有关圣人的故事”（*stories about holy persons for the edification of the community*）；而 *Sage* 主要指涉及特定的人、时间和地点并且在大众传统中流传的故事，所以，有学者把 *Legende* 看作 *Sage* 的一部分，认为 *Legende* 与 *Märchen* 虽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与 *Sage* 的区别在于它只限于有关圣人的故事，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宗教的甚至礼拜的取向。参见 John J. Scullion， “*Märchen, Sage, Legende: Towards a Clarification of Some Literary Terms Used by Old Testament Scholars*,” *Vetus Testamentum*, Vol. 34, Fasc. 3 (Jul., 1984), pp. 321–336；在本书中，吕蒂正是要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为此，汉译将 *Legende* 译为“圣徒传说”，将 *Sage* 译为一般意义上的“传说”。该书的英译者尼尔斯（John D. Niles）在“译者前言”中也专门强调指出，他将 *Legende* 译为 *saint's legend*（圣徒传说），将 *Sage* 译为 *legend*（传说）或 *migratory legend*（迁徙传说）；张田英在〔瑞士〕麦克斯·吕蒂《童话的魅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中将 *Legende* 译为“宗教传说”，将 *Sage* 译为“传说”。——译注

② 拉丁语：奇迹剧。——译注

③ *das Ganz Andere*，按照字面修饰关系应该译为“另一个整体”，但作者想强调的是“完全的他者”之义；英译者也把这个短语译作 *the Wholly Other*。——译注

④ 京特·奥托（Günter Otto）：《西里西亚民间传说中的农民伦理学》（*Bäuerliche Ethik in der schlesischen Volkssage*），Breslau 1937，第5页。

众适应‘他者的’世界。”^① 尽管如此，圣徒传说和传说本身显示出来的神秘性，还不如童话的一半。在它们那里，展示神奇之物和完全他者的意图是如此清晰可见，以至于在我们看来，它们作为构成物是被解除了魔法的。而童话对我们而言一直神奇莫测，因为它仿佛在无意之间把神奇的与自然的东、西、近的与远的东、西、可理解的与不可理解的东西混在了一起，就好像这完全是理所当然似的。圣徒传说想使人皈依或者强化信仰。传说使重大的事件或奇特的事件引人注目；它想动摇或劝导。但童话想要什么呢？像人们早已认为的那样仅仅在于消遣吗？那我们倒要问一问，为什么偏偏是这种叙事方式能够给人以消遣呢？

童话的秘密不在于它使用的母题，而在于它使用母题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于它的形态。传说和圣徒传说的形态与所讲述的内容密切相关。一个事件、一个体验、一个

^① 罗伯特·佩奇 (Robert Petsch): 《童话的艺术形式》 (Die Kunstform des Märchen), 《民俗学杂志》, 新系列, 第7卷, 1935年, 第4页。也可参见我在《童话与传说中的礼物》 (Gabe im Märchen und in der Sage, Bern 1943) 中阐述的观点。所有这三本著作都把那种传说看作挥发形式, 它们谈到的不是神秘的事件, 而只是可怕的、非同寻常的或罕见的事件。也可参见鲁道夫·奥托 (Rudolf Otto), 他把令人生畏的因素和崇高的因素理解为“Tremendum”的一种类似的表达手段 [奥托: 《神圣的东西》 (Das Hellige), 第2版, Breslau 1918, 第10章]。可以比较弗里德里希·兰克 (Friedrich Ranke) 的《民间传说研究》 (Volkssagenforschung), 见《德国文学科学与精神史季刊》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第19卷和波伊克特, 引文出自第105页; 参见辛格 (S. Singer), 他把“奇迹传说”与“自然传说”划归意义相同的一类 [《瑞士人的童话》 (Schweizermärchen), Bern 1903, 慕尼黑新版, 1971年, 第10页]。

真实的或被信以为真的事实变成了语言。题材决定了叙述活动的气氛，而题材和气氛两者又决定了叙述的形式。因此，安德烈·约勒斯^①有理由把传说和圣徒传说称为“简单的形式”^②。在童话那里，事情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它的形式不是由素材逐渐形成的，而是靠自身存活的。约勒斯同样把童话列入“简单的形式”，但这种做法马上就碰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③。与传说和圣徒传说的简单形式相比，童话表现为艺术形式。它的形态直接向精确的研究或透彻的考察发出了挑战。我们可以期待这种研究或考察来澄清这些根本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试着描述欧洲民间童话的本质特征。在本书中，我们不是要寻求单个民族突出的某个比较特征，而是要寻求所有这些突出特征中共同具有的基本形式。这里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在叙事者之间和民众之间能够观察到的个体差异；我们寻求使童话成为童话的东西。这种体

① 安德烈·约勒斯 (André Jolles, 1874—1946)，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学者。——译注

② 安德烈·约勒斯：《简单的形式》(Einfache Formen)，Halle 1929，1956年，第2版。

③ 韦塞尔斯基 (A. Wesselski)：《童话理论试探》(Versuch einer Theorie des Märchens)，见《布拉格德语研究》(Prager deutsche Studien)，第45期，Reichenberg 1931，新版，Hildesheim 1974，第100页；罗伯特·佩奇，《“简单的形式”的理论》，见《德国文学与精神史季刊》第10卷，第366页；弗里德里希·兰克，《童话研究》，出处同上，第14卷，第262页；弗里德里希·兰克，《民俗学的童话研究的任务》，见《民俗学杂志》(新系列，第4卷，1933)，第208页；卢茨·马肯森，引文出自佩斯勒 (Peßler) 编《德语民俗学手册》，第315页，第319页。

裁绝不会纯粹地出现在现实之中。共同的东西被保留下来，而偶然的、在个体之间变动的东西则被排除了出去。

从根本上说，此项研究的基础是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托罗马人^①、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芬兰人、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南斯拉夫人和现代希腊人的童话。欧洲之外的形式，完全超出了本书的考察范围。东方民族以及所谓原始民族以童话的名义进行的叙事，是不同种类的构成物，而且需要分别加以研究。

^① 瑞托罗马人 (Rätoromane)，指居住在瑞士和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三个说罗马语的瑞托人部族。——译注

一维性

在圣徒传说中，就像在传说中一样，除了此岸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在精神上与它截然不同的彼岸世界。从外在方面来看，这个彼岸世界并不遥远；它随时能够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它的代表常常就住在人类中间。但是，人们体验它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于体验一切此岸的一世俗的事件。与彼岸世界的接触会让人们产生一种奇特的战栗。它吸引他，又排斥他，它引起他的恐惧和渴望。无论他觉得彼岸世界有多么陌生，他都会感到自己与它之间有一种绝对必然的联系。它本质上是一个陌生的维度，它的要求比任何世俗的要求都更加重要，而且更加让人无法拒绝。

在圣徒传说中，一切都取决于揭示这样一个超验世界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宣示出它的种种要求。不过，尽管传说比圣徒传说更加沉闷、更加没有目的，但它也会着了魔似的向另一个世界眺望。它讲述人与一切类型的彼岸存在者——死者和地下生灵，与林神、水神、田间恶魔和家神，与山精、巨人和侏儒——的令人惊恐不安而又不知所措的相遇。它在单个的、短小的报道中摸索到异样的东西，它

认为自己已经发现的每一个个别的特征，对它来说都至关重要。谁碰到彼岸存在者的踪迹，恐惧、忘情或者新奇就会涌上谁的心头。他战战兢兢地听到了野战军的咆哮，他看见了夜的精灵的出没。当他突然觉得自己被抬起来又被运往一个陌生之地时，他就吓得失去了知觉。许多彼岸生灵的变形身材，夜叉、侏儒和女妖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和扭曲的头脚，家神的驼背，小矮人和巨人异常的尺寸，都折射出遇到它们的人的恐惧。人们认为，这种相遇会给自己带来损伤、残疾和疾病，这也同样是恐惧心理在作祟。甚至在想愚弄水怪或者想骗过小野人的农村青年的傲慢态度中，或者在给小家神^①撒上灰烬、面粉或豌豆的家庭主妇的善意的好奇心中，都可以觉察到人在面临完全他者时突然感到的情感张力。甚至在传说以“历史传说”的身份叙述重要的人物或过程时，它也是为了在自身中产生罕见的效果；对它而言，出奇的好人或坏人不仅罕见，而且根本无法想象；正因如此，它才要一再关注这样的人。所以，神秘的能力、超现实的能力、终归在伟人身上明显表现出来的能力——传说通常认为，人的这些能力来自与魔鬼或其他彼岸世界生灵的结盟——是传说最喜欢的题材。

童话中也有许多被称为彼岸生灵的形象：女巫、仙女、接生婆、感恩的死者、妖魔、巨人、侏儒、坏巫师与好巫

^① 小家神（Heinzelmännchen），德国传说中身材如侏儒、帮人做事的家神。——译注